

雲林縣 元長鄉

花生與甘蔗的故事

蔡永松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時間	2019年9月11日 下午2時00分至3時30分 2020年9月10日 下午2時00分至3時30分
訪問地點	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 蔡宅
使用語言	臺語、國語
訪問人	曾品滄、陳淑容
列席	陳淑容、蕭慧岑、吳麗娟、 蔡李阿雲
記錄	蕭慧岑

蔡永松

1939年生，雲林元長人。北港初中畢業後，考取臺東師範普通科，畢業後就任國校教師，1958年娶妻蔡李阿雲，後於東勢鄉明倫國小校長職務退休。任教之餘，他持續協助家中農務，對農村生活與生產文化變遷有深刻的體驗，同時也熟知元長歷史掌故、地方知識及民俗、俚諺。蔡永松的夫人蔡李阿雲女士於2019年第一次訪問時列席，2020年因病逝世，本篇也記錄蔡永松先生對於太太的愛與思念。



2011年11月9日、10日，蔡永松先生偕其夫人蔡李阿雲參加東師同學會，攝於日月潭。
資料來源：蔡永松先生提供

一 大水弄人——遷居與家族

我出生於1939年國曆2月18日（農曆虎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日」），但家人3月3日才替我報戶口。我們蔡姓的總堂號是「濟陽」，但我們家屬於「蒲陽衍派」；在座蔡鴻儒主任他們家則是「青陽衍派」；而蔡秋桐¹的孫媳婦，吳麗娟家則是「鰲江衍派」。我從小就在五塊村長大，而我的祖先則來自於雲林縣四湖鄉箔仔寮。清朝道光年間，一場大雨加上海嘯，淹沒許多村庄，村民死亡數以萬計，因而後來有「牽水狀」的儀式。²由於大水災，不得討生活，所以我的祖先才從四湖的箔子寮搬遷至此。

- 1 蔡秋桐：1900-1984，雲林縣元長鄉五塊寮人，1921年開始擔任保正，同時兼任製糖會社原料委員，戰後曾擔任第一屆元長鄉鄉長。蔡秋桐同時也是一名小說家，以文學記錄農村，作品透露出諷刺意味，並能看見基層人民生活的艱辛。戰後蔡秋桐因「知匪不告」罪名入獄兩年，出獄後淡出政治，小說創作也日漸沉寂。（黃武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臺北：時報文化，1980年，頁47-49）
- 2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農曆六月，暴雨持續不停，又加之以海嘯，雲林口湖沿海庄頭災情慘重，死亡人數眾多，數以萬計的屍體，無法個別挖穴埋葬，只能就近挖坑全數埋葬。後世舉行「牽水[車藏]祭典」以超度亡魂，此祭典召喚水魂到岸上享用祭品，享用祭品結束後，法師再將水魂送離村庄。[車藏]為一字，音同「狀」，因此民間經常俗寫為「狀」，為一長圓筒型法器，臺閩一帶專用於溺水死亡或難產身故的亡靈拔度（「拔度」意指將亡者從地獄中解救出來），集體的拔度儀式，目前較為人提起的，即是為了雲林口湖一帶，在道光年間，因海嘯的死難者所進行的儀式。（重要民俗文化資產導覽系統：口湖牽水[車藏]，2019年10月8日下載，http://ich.boch.gov.tw/SubjectDetail_01?id=VF10006000016）

地方盛傳，數百年前的那一場大洪水其實是一位「臭耳聾(chhàu-hīn-làng, 耳聾)」王爺所造成，傳說玉帝下達做大水的命令，但那一位臭耳聾王爺，實在是聽不清楚玉帝說要淹沒哪個區域，因而出錯，釀成這場大災難。

此處地名也是箔子寮，應該是跟祖先來自四湖有關。這裡以金、木、水、火、土，搭配東、西、南、北、中作為路名，因而有東木路、西金路、南火路、北水路和中土路，這個規則就是由蔡秋桐先生所制定。這裡的小聚落名稱，經常可聽到「寮」字，所謂「寮」，就是來此做工之人，用草藤、稻草片、乾草片圍一個工寮，因而得名。西金路就是「山寮」聚落所在，而東木路與中土路就是「五塊寮」，亦是「大庄」所在。「箔仔寮」就是南火路的範圍。至於北水路則包括「山川寮」，山川寮的住戶較少、較散，且有部分區域不屬於五塊村，而屬於合和村。

我的祖父母只有生4個孩子，兩男兩女。我父親蔡聯有1個哥哥，3個姊姊，排行老么，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蔡岸生了7個孩子。我的父親和母親李惜結婚後，生了4男3女，我排行老大。我的么弟在1975年因為軍中事故早逝。當時么弟問我要考預備軍官考試或是留學考，我鼓勵他若不當職業軍人就專心準備留學考，就這樣弟弟考取留學考試卻沒當上預官，只能做普通兵。當時部隊正進行演習，他跟著部隊從田中那一帶準備渡過濁水溪，因為前晚下大雨，水流多又急，弟弟不幸陷入水裡的暗流，被水沖到距離落水處兩公里的下游處才被發現。我想，或許是那裡有泥沙淤積的沙灘，比較淺，所以他浮出來在沙灘上，但已經沒救了。那時候，他已經通過留美考試了。弟弟的過世對我們家人而言是至痛，當時我的母親看起來，就真的像是在一夕之間老了二十多歲，正是所謂的一夜白頭。

二弟兩個兒子，多年前就移居在外，老大住斗南；老二住臺南，每個月都會回來幾次。大女兒嫁北港，也在多年前就遷居南部茄萣。小女兒未婚，現在在三叔的公司工作。二弟於2015年去世，二弟媳一直都是「守家、務農」。

三弟以前做過廢五金進口，現在則在高雄做牧草生意。我的么妹在美國住了好幾年也拿到美國籍和博士學位，放棄美國籍後，現在在長庚科大當副教授。其實，在那個年代，我的父母親雖然算是注重教育，但仍不免重男輕女。比如我的二妹，父親本來不打算讓她升學，但我建議讓她去讀屏東的慈惠護校，³二妹畢業後就去美國海軍在水林設立的「美國水林營養研究工作站」⁴上班，後來再去臺大工作，她現在住淡水。至於我的大妹則是嫁在元長。想想，我的兄弟姊妹中就只有我和大妹留在故鄉。

3 慈惠護校：1964年設立，名為「屏東縣私立慈惠護理助產職業學校」；2000年升格為「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史沿革」，2020年9月23日下載，http://163.24.235.144/cmh/intro/intro_chinese.pdf）

4 美國水林營養研究工作站：美軍在1968年至1975年，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今行政院農委會）於雲林縣水林鄉進行人工牛乳試驗計畫。該址現為水燦林國小圖書館。（中時新聞網：美軍水林營養工作站 雲林縣府列冊歷史建物，2020年1月15日，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115003673-260405?chdtv>）

三 求學與娶親

(一) 課餘農忙

戰爭的時候我還很小，但還是有印象，戰爭時期，門口埕都有挖防空壕，有時候甚至要睡在防空壕裡面。

戰後，我才入小學唸書，1951年從元長國民學校畢業。我讀元長國校的時候，每天從五塊寮走路過去，以前冬天天氣冷，又沒有比較保暖的衣物。當時都是石頭路，石頭路旁邊專門給鐵輪的牛車走，牛車走過會留下二道很深的車痕，我們就沿著車痕「撞珠子(tōng-chu-á, 撞玻璃珠)」，半走半跑比較不會冷。有時候還會走進去大路跟田中間的排水道，因為在非灌溉的季節，水溝是乾的，排水道風比較小比較不冷，若風太大也曾爬著前進。但也是因為這樣，邊走邊玩，就不覺得走一趟需要很久的時間。當時跟我同年，從五塊寮走過去讀國校的人就超過10個吧，主要是男生，因為女生能讀書的機會還是比較少。

雖然書唸得不錯，但我放學回來，也是要幫忙做農事，家裡做什麼，就跟著做什麼，什麼都做過。比如田裡要淹水(農民到田裡灌水)，就幫忙淹水；換做在種花生，如果不是去一粒一粒丟花生仁，也是要跟在後面「phok土」；⁵如果在割稻，就去幫忙用「摔桶(siak-

5 phok土：指前一人把花生仁丟到土面上之後，另一人跟在後面，用腳將花生仁兩邊的土壤往內撥，把花生仁蓋在土裡的動作。

tháng, 脫穀桶)」⁶脫穀。摔桶到後來改成用機器桶,⁷機器桶其實是用踩的；至於泵浦脫穀,那是又更近代的事情了。如果在「掣(chhoah, 拔)」番薯,就要用鐵牛車來幫忙運送,農家的工作很多,從沒有聽說誰可以睡到飽。

我們的園雖然離庄比較近,但吃大圳水就比較遠,是嘉南大圳所謂的「水尾」。每當大圳的水一來,前段「水頭」地勢低處的農田先引水灌溉,水尾就比較吃不到水。所以,一旦有水來,我們就要去顧水,我也曾鋪著草蓆帶著布袋,到田邊顧過好幾夜,確保我家的田能吃到足夠的水。有時候還要用泥土和「車屏(chhia-piñ)」⁸把圳道擋起來,讓水圳中的水位上升,利於灌溉引水。灌溉的季節,會有人因為顧水而打架,但我不曾因此與人打架。

除了灌溉用水,以前庄裡四處都是窟仔(水池),我們所在的地方以前也是窟,後來填起來了。窟仔的用途很廣,除了養魚,做完農事的水牛跟人都會到窟仔洗澡,而女人幫小孩洗屎褲尿褲也是在窟仔邊洗,所以我們並不會拿窟仔水來煮飯。煮飯的水是用井水,在我小時候用水協仔(chuí-hiáp-á, 汲水泵浦)取水;更早之前則是放水桶下去井裡汲水,汲起水來再放入水缸,以前這裡的井有很多。記得我

6 摔桶：為一大木桶，其中斜倚著一塊類似百葉窗的木板，農人持割下的稻穗，將稻穗往木板上摔打，讓穀粒脫落。摔桶之後，則又有人發明機器桶。

7 機器桶：機器桶主要的脫穀裝置，是一可轉動的圓柱，圓柱放在一長方形木箱內，木箱外有踏板，用腳踩踏板，就能轉動圓桶。圓桶表面密列著倒V字型的粗鐵絲，在圓桶轉動時，手將稻穗摔打在圓桶上就能脫穀，跟摔桶相比，這個方法可以加快脫穀的速度。

8 車屏：是放置於牛車兩側的木板，加裝之後可作隔間、阻擋，防止牛車上的貨物掉落，並增加牛車載貨量。

的母親每天早起就要挑7擔，也就是14桶（扁擔兩頭各掛一個水桶）水放在灶腳，方便取用。

我也曾去田裡拏田仔草。以前農田並不用藥，播下秧苗之後，必須跪在田裡，將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入泥土中，腳在泥土中跪久了，有時候會受傷、「得 chhi (tioh-chhi, 得瘡)」，很多人腳都會爛掉，那時候就得用「礬」來抹，將礬絞成碎粉，然後撒到傷口上，痛得人撲撲跳。也曾到了「日頭晝 (tàu, 中午)」，長輩說，還不到12點不能回家休息，一天不只做8小時，夏天，稻田裡的水燒燙燙，冬天，稻田裡冰得嚇人。⁹

我也種過棉花、洋麻，有一陣子，這裡種很多洋麻。洋麻收成後，先把皮剝掉，再浸在路邊的水溝裡，浸到皮爛掉以後，再請人家去洗洋麻。洗洋麻的用意是取洋麻絲，也就是纖維，洋麻纖維可以打繩子、織麻袋跟麻布，用途很廣。另外，剝除皮之後的洋麻，裡面的莖叫做「洋麻槁 (iûⁿ-môa-kó)」，除了可以燒火，也可以做「屎柮 (sái-poe)」，屎柮是早期沒有衛生紙的時代，用以刮除屁股糞便的工具。洋麻槁不像竹片那麼硬，更適合當屎柮，但究竟擦得乾不乾淨我也忘了。這裡也有種過「番黍槁 (hoan-sé-kó)」，是一種高粱類雜糧。把番黍桿子用布袋針跟細線一根一根串起來，就變成如同草蓆，可以當床。還有人會拿番黍槁的果實來做粿，但五塊村並沒有。

我們這裡的田地，都會有一些名稱，例如地勢低處的田地，就稱為「低湖」，另外還有「草埔仔」、「四瀨」、「沙溝」，這都是田地的所

9 現場吳麗娟女士補充：鄉下種田有一句話，叫做「三頓兩頓星，一頓煎 (saⁿ-tng-nng-tng-chhiⁿ chit-tng-chian)」，意思就是說，農人一大早就出門，天上還有星星；晚上回家，星星也出來了，這是披星戴月的意思。而中午時，在田裡工作，會被日曬，被太陽煎。農人工作時間很長，有時候，飯也要扛到園子裡吃。

在，或是「後壁園仔」。每一個人的後壁園仔所在的位置不一樣，是根據各人田地的相對位置來說，我的後壁園仔只有一分多地，剩下的都分給那些孩子，我的孩子有時種小番茄，有時種花。

我唸書的時候，讀得不錯，也很少缺課。我有一個比較深的印象，是有一次老師讓五年級、六年級，共6個班，大家把桌椅拿出去，排在大茄苳樹下，大家一起考注音。當時我是五年級，卻考了第一名，就代表學校去北港參加注音競賽，以前我常代表學校參加國語文的演講比賽。

(二)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我唸國校的時候，發生所謂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我年紀還小，雖然有耳聞，但既不清楚事情經過也不大敢講。真正讓我感受到震撼又痛心的事情，是我在元長國校的六年級老師吳沼木¹⁰先生被槍斃。吳老師是北港人，他在元長國校教書時就住在學校宿舍。老師對我們很好，我曾經在他的宿舍睡覺，也曾從家裡挑柴或撿拾甘蔗粕仔去他宿舍煮飯。這些甘蔗粕仔是因為我們五塊寮的鄰居蔡尚開設「酒廊(chiú-phō-á)」，他們用牛車把一車一車的甘蔗原料運來「榨(khè)」酒，榨完剩下的渣就是甘蔗粕，可以當燃料。一台載甘蔗的牛車要用兩隻牛拖，前面那隻叫做「頭抽(thâu-thiu)」，裡面那隻叫做「內犇(lāi-kâⁿ)」。

10 吳沼木：1926年出生於雲林北港，因涉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案，於擔任元長國民學校教員期間被捕，1952年遭處死刑。判決書中，其所犯為「懲治叛亂條例(2條1項)」(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吳沼木，2020年6月22日下載，<https://twjtcdb.tjc.gov.tw/Search/Detail/15882>)

其實，吳老師被槍殺時才結婚不久。他結婚時，我們都還受邀住到北港媽祖廟旁的旅社，先生娘還特別煮東西給我們吃。1951年6月，我從元長國校畢業後進入北港初中就讀，次年八月底九月初開學的時候，聽到老師被抓去槍斃的消息，我當時聽人說他的罪跟蔡秋桐一樣是「知匪不報」。那時候有一句話是「知匪不報，與匪同罪」，可見這個罪名有多重。吳老師過世的消息讓我非常難過，到現在想起來都會哭，因為他對我們非常好，又才結婚不久。當時北港溪堤岸邊可能是刑場，很多人在那裡被槍斃。後來我聽說，可能是吳老師的姊夫認識一些人，涉嫌匪諜，總之那是一個只要隨便加個罪名就能定人於死罪的時代。

在白色恐怖中，我們五塊寮除了蔡秋桐曾經入獄以外，家住我家正前方的老村長蔡添丁也被抓去槍殺。另外，東木路的大庄還有一位蔡梱，他家大概位於現在的剃頭店旁邊，也被抓走。另外還有一位是吳復。2020年的9月29日晚上，我為了要確實瞭解當初的事情，於是親訪吳家，吳復的兒子吳東明向我證實：吳復是蔡添丁前一任村長，與蔡添丁老村長在同一次被槍斃。加上吳老師，這是我所知的幾個人。我後來曾經看過一部影片，一群人挖壕溝開挖自己的墳墓，被槍殺後就埋在那裡，實在是非常殘忍。當時大家即便知道也不敢講，七講八講若自己遇到要怎麼辦？大家怕得要命。

(三) 進入師範體制

早期，還沒有元長初中¹¹的時候，成績比較好的學生，會去讀北

11 元長初中：1957年，雲林縣立北港初級中學元長分部成立，1961年，獨立為元

港初中；¹²成績沒那麼好，就去讀北港農校。¹³以前這裡有北港農校跟虎尾農校，¹⁴後來虎尾農校還有設初級部和高級部。國校畢業後我去考北港中學，那一年的北港中學有分初級部跟高級部，我是北港初中第六屆，所以我入學的時候，學校裡已經有從初一到高三的學生，總共6年。當時的初中還有分男女，男生部位於北港國中的現址，女生部則是在今天北港圓環邊的大樓。畢業後我同時考上北港中學高級部跟臺東師範學校，我當然選擇去唸臺東師範。¹⁵

由於當時，我有幾位堂兄陸續到臺東謀生，他們是大伯的兒子龍池、有進跟榮泉，我和他們很親近，平常也是直接以兄弟稱呼。最早

長初級中學，1968改制為元長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元長國民中學：學校簡介，2019年10月16日下載，<http://163.27.177.2/www/html/profile.html>)

- 12 北港初中：1946年，北港初級中學創校，1950年，改名為雲林縣立北港中學。(雲林縣立北港國中：學校沿革，2019年10月16日下載，<http://tw.school.uschoolnet.com/?id=es00002177&mode=editor&key=135720599128205>)
- 13 北港農校：1941年創校，原本名為臺灣公立北港專修農業學校，1950年，更名為雲林縣立北港農業職業學校，1964年，初級部停辦，改辦附設初中部。(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史沿革，2019年10月16日下載，<https://www.pkvs.ylc.edu.tw/home?cid=1295>)
- 14 虎尾農校：1928年創校，原名臺南州立虎尾農業補習學校，1950年增設高級部，改名為雲林縣立虎尾農業職業學校。(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歷史沿革，2019年10月16日下載，http://www.hwaiivs.ylc.edu.tw/index.php?route=posts/posts&posts_id=2)
- 15 臺東師範：1946年，省立臺東中學和臺東女中內，各附設一班「簡易師範科(簡師)」，以推動基礎教育，修業4年，招收國民學校畢業生。1947年，兩校簡師班合併，1948年，成立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校，增設「普通師範科(普師)」，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3年，也曾辦過招收高中職畢業生的一年制「特別師範科」。(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師院簡史，2019年10月16日下載，<https://wedc.nttu.edu.tw/p/412-1038-1201.php?Lang=zh-tw>)

是二兄龍池先到鹿野鄉瑞豐村阿猴寮墾荒，帶動不少五塊寮的人前往，包括三兄有進、五兄榮泉都隨後到瑞豐村。其中，五兄榮泉在半工半讀下於1952年考入臺東師範，後來他就問我們要不要報考臺東師範？1954年，我們村有4個人去應考，其中還包含一對雙胞胎，最後只有我考上。

三兄蔡有進是坐落花蓮壽豐鄉的「立川漁場」¹⁶創辦人。立川漁場位在東華大學附近，以「摸蜆仔兼洗褲」的趣味活動作宣傳，並以生產蜆精、蜆錠聞名。有進是在1963年，35歲的那一年前往臺東打拚。過一兩年，在三兄建議並徵求我爸爸合夥投資，在臺東市正氣路28號創立「臺東油廠」，專做黃豆餅。當時的董事長姓徐，我們都叫他「徐仔」，後來油廠遷去卑南，到卑南以後我就罕得去。現在我住這裡，就是有進以前的住處，也是過去大家族吃飯的地方。三兄有進在花蓮事業有成，我若去花蓮，每次都能受到「一個人客九個主人」這樣的熱情招待。此外，1988年農曆正月，當我和二弟新居落成的時候，移居花蓮的堂侄「田楷」還贈送我們每人一組雙層又能轉動的大理石餐桌，這些都是來自花蓮的禮物。

有進是1963年去臺東，而八七水災¹⁷是1959年，兩者會不會有關係呢？我還記得八七水災的時候，父親才剛聽誰說水來了，北港溪就暴漲，一下子水就灌進來了。八七水災的時候，水並沒有淹到我們家的床鋪，差不多到榻榻米下方，還沒淹到床上；反而是隔年的八一水

16 立川漁場：由蔡有進在1971年正式創立，1989年獲得十大傑出農民，1993年與水產試驗所共同研發蜆精粉成功。2001年發展為休閒農場，提供「摸蜆仔兼洗褲」體驗活動與黃金蜆風味餐。（立川漁場：故事館，2020年9月23日下載，<http://www.lichuan.tw/story.html>）

17 八七水災：參見本書頁14註8。

災，¹⁸水多到淹至床上。也許當時五塊寮的人們選擇離鄉背井遷到東部是跟兩次的大水災有關係。

以前要去東部讀書，我們得先從「溪底」，¹⁹坐嘉義客運到北港；再從北港轉另一班嘉義客運到嘉義；接著轉縱貫線（鐵路西部幹線）火車，經過高雄、屏東到臺東。因為交通不便、距離遙遠，往往到高雄或枋寮，都是下午了，只得在高雄或枋寮過夜。而抵達這兩處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買隔天早上往臺東的車票。當時這裡一趟到臺東，要花費兩天的時間，而第二天的中飯，差不多都在大武那裡吃。

我唸的是3年的普通師範，相當於高中程度。除了普通師範科，還有另一種稱為「簡師」的簡易師範，是提供國小畢業的人就讀，讀4年畢業後，等於高一的程度，就有國小老師資格。我們那時候去讀普通師範科，到二年級的時候，有讀簡師的再插班來讀，補2年，取得普師資格。另外還有一種是特師。²⁰

我當時在臺東讀書，是全公費，讀3年的上課時數，比現在讀5年還多。我住學校宿舍，早上起來內務整理好就早點名、早自習，我們有時候走往鯉魚山，或走往海邊去運動。回來吃完飯，升旗，晚上還有晚自習、晚點名，教官以軍事化管理，棉被要摺成豆腐被，還有戰備行軍，雖然辛苦但是我覺得很紮實，所學一生受惠無窮。

畢業之後直接分發，我一開始就分發到元長國校五塊分校，原本

18 八一水災：參見本書頁34註6。

19 溪底：地名，位於五塊村信義國小西邊約1公里。嘉義客運現有7220班次，行經東勢厝與北港之間，路線會經過溪底。（嘉義客運：各路線停靠站站址，2020年10月13日下載，<https://www.cibus.com.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16>）

20 簡師、普師、特師之說明，請見註15臺東師範。

在五塊村集會所及惠遠族祠堂上課；後來麗娟丈夫的阿公蔡秋桐，捐了一塊地出來，將五塊分校遷到那塊地，這就是後來的信義國小。²¹

我因為心臟有問題，所以只當了半天的國民兵。之所以會發現，是因為當兵前做體檢時，軍醫臭著一張臉問我：「你從哪裡來的？」我覺得奇怪，但還是回答：「從家裡來」。他接著問我：「你是不是有去操場跑3圈？」我覺得奇怪，他才說：「你心律不整達140。」後來安排去省立嘉義醫院排隊照心電圖，因為普通的醫院沒有心電圖的儀器可用。心電圖照了以後，結果是丙等體位，就去當國民兵，僅僅服役半天，連一日都不到。但我覺得，唸師範時在學校受的軍事訓練之多，也差不多把兵役補過來了。

我從1957年出來當老師，還是要兼做農事。記得有一次，上課的時候，我跟學生說：「老師唸一句，你們也唸一句」，然後，自己竟然打起瞌睡，書還從手上掉下去，呵呵呵，很糗。因為前一日晚上要去顧水，沒有睡好，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我當上老師之後，剛開始薪水是385元，扣4.1元，那時候還沒有公保，是繳給類似互助會，所以每月薪水剩下380.9元。我家1甲地的稻子收成，我爸就能買一台1,200元富士霸王的鐵馬；而當教師，一個月收入約380元，大概要三個多月的薪水才夠買一台鐵馬。

我並沒有因為當老師而減少家中農務的負擔，每天下班回來還要

21 信義國小：前身為1955年9月由蔡秋桐等人奔走創設的元長國民學校五塊分校，校址設於五塊村集會所和惠遠族祠堂。1959年，復因蔡秋桐捐出五分地作為建校用地，兼之村長蔡金龍等人發動村民樂捐，奉准獨立建校，校名為信義國民學校。1968年，因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更改校名為雲林縣元長鄉信義國民小學迄今。（雲林縣元長鄉信義國小：本校校史，2020年1月22日下載，網址：<http://syeshome.ddns.net/modules/tinyd0/index.php?id=1>）

工作。即便後來調至相當偏僻的雲林縣四湖鄉內湖國小、繼而換到隔壁東勢鄉明倫國小擔任校長（於明倫國小任期內退休）時，我都是每天通勤回家，也是因為要幫忙農事。我曾扛著鐵牛頭（俗稱鐵牛的小型耕耘機之柴油引擎）到井邊抽水，做為抽水馬達。那時太太也曾跟我去顧水，拿車屏下去圍水，記得水很強，天氣又冷，為了顧水待了一整晚。因為有人為了偷水，會在圳邊偷挖洞。

當老師有配米，但沒有配宿舍。配米，一個月，本人有26公斤糙米，眷屬的話一大口14公斤，中口10公斤，小口5公斤，大口中口小口，是看年紀區分。還有一項煤炭代金，記得有一陣子是直接發炭；也曾發鹽，鹽巴用秤的；也會發油，印象中是黃豆油。如果吃不完，就拿去賣。當時中午都在學校吃，因為美援的麵粉不用錢，所以會有一些麵製品，但是我沒有配發過麵粉。而有人則會拿麵粉袋來做內褲，就會看到那件褲子上印有「中美合作」。

雖然原先唸的不是正規的大學，但我也是戴方帽子畢業，因為自己後來再進修。先是暑假去嘉義師專唸了4個8週，取得專科畢業證書；當專科升格成為學院之後，我再去讀4年，在那8年當中我努力唸書，可以說是沒有暑假，真可以說是「八年抗戰」。

（四）娶親

我在1958年農曆四月六日結婚，當年21歲。在我要娶妻之前，我爸爸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對方要會做田。因為家裡能勞動的人力少，所以要娶太太進來幫忙。

其實我有一位廖姓同學，原本還有幫我介紹另一個女生。那位女生好像是在做美髮，原本只是要去偷看，結果聽說對方已經在準備筵

席，要宴請女婿。我都還沒看到對方，他們竟然就把我當成女婿了，嚇得我不敢去，趕緊請唸臺東師範的堂兄榮泉去幫忙回絕。要去回絕這種事情，榮泉兄也是很緊張，他騎鐵馬去，經過虎尾和吳厝之間的橋樑時，腳沉重得像是快要踩不過去。到了女方家，到底要怎麼講呢？他很不好意思地說：「永松，他今天不會來啦！」。說完之後，就快快地返頭離開。就是這件事情，我後來被廖同學損得很累，沒辦法，被損是應該的。

我太太是跟我唸同一所小學，但我們以前並不認識彼此，是她的叔伯大姊（堂姊），也是我的叔伯兄嫂（堂嫂）幫忙介紹的。要去提親之前，我也是有先去偷看，當時我躲在某戶人家的門邊，看她正在打「番仔豆（hoan-á-tāu，硬莢豌豆）」。打「番仔豆」，要先把豆子曬一曬，然後用「損棍（kòng-kín）」，²²把兩根長竹子相連，並未連死，可以甩動，利用甩動的力量將豆莢打下來。像番仔豆、珠子豆（黃豆）這些豆類都要曬，曬到比較乾，豆莢快要迸開時，才來損，會比較容易；有時候用「石礮」下去輾。番仔豆有配飯，也有泡鹽水後用炒的。吃番仔豆很容易放屁，所以又叫做放屁豆。

若要用到石礮，就要用牛拖石礮，牛如果在輾豆子的時候拉屎，就要趕快拿畚箕來接牛屎。若問我會不會擔心牛屎沾到豆子？其實那時候都是這樣。比如厝前厝後都有養雞，而雞就在屋子周圍、稻埕上四處走動。若要曬番薯簽，也是在門口埕，說不定番薯簽就跟這些牲畜的大便都混在一起。我就曾經有幾次吃番薯簽吃到羊屎，羊屎一整

22 損棍：以棍子橫拍，快速迴轉棒子的動作，這是臺灣早期用來為採收的農作物去殼的農作方式，農民利用竹子、竹片、鐵絲綁成俗稱「棍（kín）」的甩棒，再敲打黃豆、大麥、小麥，藉此脫殼。



圖一 保正大集合，1940年拍攝，蔡秋桐先生為（後排右二）。其他保正為傅蔭先生（前排右二）、李義先生（前排右一）、蔡連（前排左二）、李哉（前排左一），該年蔡永松先生虛歲2歲。

資料來源：蔡鴻儒著，《白沙墩堡思想起》（雲林：蔡鴻儒，2011年），頁75。

粒，有點像黑色花生。

記得那時候女方幫我準備一套布料去做西裝，我自己也另外做了一套。娶太太至少要兩套西裝，但是做兩套西裝就要1,200元，合計就要三個多月薪水！這樣怎麼敢娶？比現在的人還不敢娶。我太太的阿公是南庄的保正，關於各村落的保正，我也記得一段話，形容個別村庄的保正特質：²³

23 受訪人表示這是他從小聽的俚諺，但因年代已久，部分字句已忘記。故此處引用1969年蔡秋桐所採錄的版本，惟末句「日本仔保正好勢頭」為蔡秋桐版本所無。（臺灣風物雜誌社，〈臺灣的諺語和民謠〉（筆談會），《臺灣風物》19卷1-2期，1969年6月，頁4）

南保正真難叫，
北保正米紋嫌較小，
山仔內保正賢開票 (gâu-khui-phiò)，²⁴
合然保正斜嘴 (choáh-chhùi)²⁵ 人愛笑，
五塊寮保正囡仔條 (tiô)，²⁶
潭內保正開瓦窯，
西庄保正無扮腳 (bô-pān-kiòh)，²⁷
日本仔保正好勢頭 (hó-sè-thâu)。²⁸

暗晡蟬吼雷雷——甘蔗田的故事

水稻和花生，是目前五塊村的代表作物，最近也漸漸有人種紅蘿蔔。但在以前，五塊村有一陣子主要的作物是甘蔗，早期臺灣銷到日本最多的物產是糖、香蕉，那時候差不多每一戶，甘蔗都是大宗。我記得小時候，有時候會睡在「草網腳 (chháu-khún-kha，草堆邊)」，這些草網是甘蔗葉拔下來後，整理成一網一網，疊成一大輪。要到甘蔗園裡去拔甘蔗葉，實在很累，除了甘蔗的葉鞘背部纖毛會刺人，甘

24 賢開票：很會開支票，意指許諾一些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25 斜嘴：歪嘴。

26 條：臺語為跳躍的意思，引申為乳臭未乾躁動不安。因為五塊寮蔡秋桐從22歲開始就擔任保正，與一般保正多由地方德高望重之人擔任的慣例不同。

27 無扮腳：扮和腳都是氣勢的意思，此處指氣勢不足。

28 好勢頭：很有勢力，指日本保正猶如土皇帝。

蔗園裡面又非常悶熱。甘蔗葉、甘蔗頭，曬乾，就可以用來生火。煮飯都用那個生火。²⁹

甘蔗園裡面有很多會嗶嗶叫的蟬。我們都說是「暗晡蟬 (àm-po-chhê)」。³⁰有一段跟暗晡蟬相關的順口溜：

暗晡蟬、哮咧咧、哮卜嫁、嫁兜位？

嫁樹尾，樹尾沒搓圓；嫁海墘，海墘沒綠豆，

嫁水鸞 (chúi-hāu)，水鸞顛倒泗，

嫁樹榴，樹榴樹開花；

嫁冬瓜，冬瓜接接 (chiap-chiap)³¹排；

嫁秀才，秀才卜中舉；

嫁老鼠，老鼠卜開孔；

嫁釣魚尪，釣魚尪卜釣魚；

嫁蟾蜍，蟾蜍卜抓 (sa) 蚊；

嫁水桶，水桶卜擔水；

嫁掃帚，掃帚卜掃地；

嫁雜碎 (cháp-sòe)，³²雜碎卜搖鈴攏；

29 現場列席吳麗娟女士補充說明，早期以甘蔗葉可用者，都還算是有錢人。沒錢的人，只能拿耙子去勾麻黃葉當柴火。

30 暗晡蟬在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流傳。(暮蟬部落格：童謠「暗晡嗟 (暗晡蟬)」，2019年12月17日下載，http://taiwanmuchan.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3228.html)

31 接接：連續、密集。

32 雜碎：販售各種雜物的人。

嫁師公，師公卜讀疏(thak-so)；³³

嫁破布，破布卜補衫；

嫁扁擔(pín-taⁿ)，扁擔卜擔柴；

嫁(著)一個尿床貓(chhōa-jiō-bà)。

還有一句俗諺是「欲娶某，沒眠床，暍掠壺(liah-ô)，沒枕頭，用手扶(phô)」。掠壺是一種大型的**箄**仔，以前有的養鴨人家會把飼料放在掠壺上讓鴨吃。一般的**箄**仔直徑差不多有兩、三臺尺，掠壺的話可以大七、八臺尺，但通常掠壺又比**箄**仔薄，也比較平，不然太重會拿不動。這句話是說以前窮人要娶妻，連床都沒有只好睡在掠壺上；又連枕頭也沒有，只好用手扶著頭睡覺，可見生活是多麼貧困。

以前種了很多甘蔗，糖廠有「監督」，是類似監工、工頭的角色，而女工去甘蔗園做工，都會巴結他們，所以有時候女工會跟工頭到甘蔗園裡偷情。³⁴他們就把乾的甘蔗葉鋪在地上，「做眠床」，隔一段距離，把兩株甘蔗的甘蔗葉拉過來，打一個結，「做房門」。

33 讀疏：朗讀做法會的疏文。

34 在蔡秋桐所著之〈四兩仔土〉提到：「農場是野合之鄉，是監督和女工的歡樂場。容貌好點，工資自然能夠多點……蔗葉掃來做眠床，蔗草牽來做房門。」(蔡秋桐著、張恒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頁268)

四 食用、養豬、放貸、雇工——與五塊村緊密連結的花生

(一) 嘉南大圳與地下水井

在一年之中，較早種的那一期花生，稱為「春豆」，晚期就稱為「冬豆」。冬豆，就是冬天時收穫的花生，差不多國曆十、十一月收成。³⁵我小時候也要幫忙種花生、剝花生殼，要留下來作為下一季播種用的花生仁都要用手剝，常常剝到手起水泡，所以就有這個特殊的工具（見圖二）。這個工具也可以用竹子做（見圖三）。我家的田最多做到六甲多，沒有機械，我太太竟然敢嫁，實在很不容易。因為鄉下人都種花生，一季花生，一季稻子。種花生，以往收成時是人工去「捻（liām）」，要捻一整個月。

現在的花生田，跟以前的花生田不太一樣。以前的花生田是一整片，沒有特別作田畦；現在的花生田，則是用機器去培壟，所以可明顯看到田裡一道道的溝（溝畦，見圖四）。以前花生田的灌溉，都是依靠嘉南大圳，有時候去開水之後，在自己的田等候圳水，遠遠地看到水流過來了，但還可能被沿途的人給抽走，要是被人家抽走，自己的田就淹不到水了，所以有時候，光要等淹水，就要等好幾日。

35 春豆、冬豆：花生一年可有兩次種植與收穫季，分為春豆和冬豆。春豆為國曆二、三月種植，歷時約4個月，在5月到7月採收，因生長季天氣較冷，因此需較長的生長期，收穫時，若逢梅雨季，曬花生時會經常會遇到下雨，容易導致花生出芽。冬豆為國曆7月、8月時種植，10月到12月採收，由於生長季是夏天，氣溫較高，因此只要3個月就得以收成，以日光曝曬花生時也較不容易遇到下雨，因此花生農多種植冬豆。



圖二 不鏽鋼製剝花生夾

資料來源：蔡永松先生提供



圖三 竹製剝花生夾。

資料來源：李吳花女士提供

如果沒有水，也只能等前面的田都淹好了，才能輪得到自家的田灌溉。如果水太久才到，花生株都乾掉了，那也沒辦法，也是有些花生被曬死的，特別是沙園（比較砂質的土壤），土質易吃水，花生更容易乾掉。後來大概1971年左右，就有開井，直接抽地下水灌溉。一開始的抽水馬達不是吃電，要抽地下水就要自己把鐵牛頭（機械三輪車的引擎）扛到田裡，放在田頭，預備用來抽水。鐵牛頭很重，扛起來很費力，還要扛到水井所在處，放好之後，都還要休息一陣子，喔，真是的。後來也有用「水龜（chúi-ku，沉水馬達）」。

（二）花生採收

以前我們家的花生採收，都要從外地請工人，我家土地有6甲，要請到二、三十人。我爸曾說，我們「請（chhiàⁿ，聘僱）」工人來自四面八方：「遇到山，另一邊遇到海。」有人從雲林古坑而來，也有人來自西螺吳厝，我有一個同學是吳厝人，他的母親就曾受雇來我們家



圖四 以機器作成溝畦的花生田，攝於元長鄉。

做工；也有從臺西或嘉義溪口來的。因為當時的花生採收工人，全都是女工，且地方上沒有專門招攬工人的人，想要雇工，就必須自己去找。

若請人來作穡（choh-sit，種田，務農），就必須要讓工人暫住一段時間，我們就要準備住宿的地方，以前房間也很多間，但有時候太多人，連灶前也有人睡，地板上就鋪草蓆或竹篾（竹蓆）。晚上當工人採土豆、割粟仔（稻子）回來，因為沒有機械，就要「擯粟頭（拍打稻穀）」、「lang土（疏土，把土撥開）」，把作物根部仍殘留的土砂

去除。因為工人全身都是土，母親就要趕快帶著我們燃柴生火，用大鼎燒水讓他們洗澡，接著再準備食物給他們吃。吃過晚飯，再去收拾碗筷，然後才輪到我們吃，最後還要洗家裡的衣服。隔天，這些工人一大早，天剛朦朧亮，只有三、四點的時候母親就要起床，煮早飯給工人吃，從早忙到晚，以前的女人真的很辛苦。

收穫花生，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季，春豆、冬豆，春豆生長之時，氣候寒冷，成熟期較長，收成時，恰好接近西北雨的季節，在稻埕上曬花生，看到天將黑，大雨就要來了，就要趕快把花生堆成一整堆，然後蓋起來，這就是我們在說的「跑風雨」，實在有夠累。但是，天公伯把我們的花生淋濕，也還是會幫我們把花生曬到乾。

但花生如果連續淋了太多天的雨，就會因為水氣太多而冒芽，一旦冒芽，價格就不好，但還是可以做花生油。榨油之後，會將壓榨花生剩下來的渣滓，壓製成圓形的「豆籬(tāu-khó, 豆餅)」，可以拿去餵牲畜，也能當肥料。現在農會對面附近那一帶，以前還可以看得到花生餅。以前北港有很多油車(榨油廠)，全臺灣的花生市，就是以北港最大，元長也有榨油廠，只是規模比較小。

在花生收成的季節中，我是比較少下去撿花生，多是幫忙把一袋一袋的花生丟上牛車。花生載回家之後，我還要幫忙把花生倒出來曬乾，還要把花生畚入古亭畚³⁶裡面。一開始，先從古亭畚的嘴巴，把花生倒進去，接下來，漸漸倒滿了，我就要鑽進去，把後續倒進來的花生鋪好，這樣才能存放更多的花生。古亭畚快要裝滿的時候，我先鑽出來，然後再將最後的花生倒入古亭畚。古亭畚多是用草蓋屋頂，後來就改成鉛片。鑽進古亭畚裡，是相當悶熱的，所以說，我做的工

36 古亭畚：參見本書頁11註6。

作不見得是「軟」的。

花生收成的時候，有些媽媽來幫我們採花生，她的小孩就來撿沒拔完的花生，這個媽媽呢，有時候就會偷偷挖一攬，然後往後丟給自己的小孩，因為小孩子可能有時候會沒耐心，說怎麼都撿不到。這些撿回去的花生，也是可以曬乾了去賣。花生收成之後，剩下來的花生藤可以曬乾，疊成一整捆，能餵牛餵羊，多半是餵羊，³⁷但沒聽過用來餵豬。如果要養豬，就要用鹽、米糠，將番薯葉剝一剝之後，放在一起，讓番薯葉變黃，但不會爛掉，放一陣子之後就可以拿來餵豬。

(三) 花生貿易與借貸

以前，花生收成之後，販仔就會來到家裡訂花生，由於販仔付了訂金之後，可能會「消訂」，³⁸為了降低損失，漸漸地，農人都要收「大訂」，以提高訂金的價錢。如果賣給販仔1甲地的花生，訂金可能就是10萬，可不能說拿2,000元就算是訂金，因為對農民來說，到時候如果花生市價跌下來，販仔大可以不來收，那2,000元就消訂，認賠給農民，但實際上卻造成農民很大的損失。

有時候，販仔訂花生的時候，說的是一種價錢，但當他真正要來收花生的時候，價錢不好了，販仔就想各種方法，鑽漏洞，嫌東嫌

37 當地畜牧業者會收購花生藤作為牛、羊的食料。花生藤曬乾後，田主會用1分地幾百元的錢將花生藤賣掉，買主會出錢僱工，請人將花生藤弄成一整堆，用機器壓縮成一塊塊豆腐似的，再將一塊塊的花生藤綁在一起運送。吃了花生藤的羊，產出的羊奶會有花生香氣。

38 消訂：取消訂單。販仔拿不回原本的訂金，但農民也會面臨農產品賣不出去的困境。

西，像是花生堆裡混雜的土太多，花生外殼上的根拔得不乾淨等等的抱怨。其實，普通的一袋花生倒出來，再畚起來秤，一定會失重。³⁹一袋花生，有一、兩斤的土，就是可以容許範圍，但有些人在將花生裝袋時，畚箕會往地面往下挖，這樣就會同時畚起花生和土，就可以機巧地增加一袋花生的秤重。但如果有人經常這樣做，販仔也是會做記號。相較於這種畚花生的方法，正確的作法，應該不是用畚箕去鏟花生，而是將畚箕切入花生堆中，然後再用手將花生撥進畚箕裡，如此一來，就不至於鏟到太多的土。

以前花生產業之中，會有一個中間人，比如說你是老闆，我知道你要買花生，你給我一個權力，我就幫你買。中間商所購買的花生，那個老闆要認帳。老闆讓中間人代理去買，就會先說好，花生到某某程度，是多少錢。例如，這個老闆說，花生到什麼程度是32元，但中間人去跟農人買的時候，看這個花生是老闆說的32元的品質，但他就跟農民說31元，他就能賺價差。

放「土豆青仔」，是農村的借貸方式。沒錢的農人，在種下花生的時候，就預先用未來收成的花生當作抵押，借錢。這種借錢模式的利息很貴，通常利息叫「步留まり(ぶどまり，比例)」例如「日歩(ひぶ)⁴⁰角二」，按日來算利息，借100元，一天利息1角2；借1,000元，一天利息1.2元，借1萬元，一天利息12元，一個月利息就要360元。再來，是複利，錢滾錢，利息錢沒給，利息就加回本金。由於利息太

39 失重：損失重量。將花生從袋子裡倒出來秤重，因為去除了裝袋時和花生一起混入的泥土，所以整體的重量會變輕。

40 日步：每百圓、每日增加的利息。原先的日語發音雖然為「ひぶ(hibu)」，但因為已經變成臺語中的詞彙，音調也有所轉變，成為接近臺語「日哺(jit-pō)」的發音。

高，花生收成後，借了錢的農人幾乎把所有收成都拿去抵債，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收成所賣得的錢。

(四) 花生料理

花生可以做花生油、花生粉，包春捲的時候，花生粉就是很重要的一項配料。除此之外，還可以把花生炒熟，然後絞成粉，再來做成像是金門貢糖的零嘴。還能做「花生球」，就是用生花生，跟麵粉、糖揉在一起，接著丟到鍋子裡炸，很好吃，拜拜也會用。我們這裡也還有一個歐巴桑，能用花生做豆腐腦，她做的豆腐腦很好吃。

五 回首過往——農村生活與想念太太

像我這輩的人，可以說以前什麼農事都做過了，經歷了原始生活，以前一台牛車兩隻牛，前面那隻拖的要在「牛擔 (taⁿ)」旁綁兩條大索。現在則是迎來科技生活，所以我現在差不多每天都坐在電腦面前，這組電腦也是剛換的。

我記得的甘蔗品種有〇八，三一〇品種是後來才有，比較小支。另外像土豆有黑金剛、九號、六號，或是番薯有十七號等等，我們會在田地頭尾留一個位置養苗。這些品種的傳播多半經由在地居民互相探聽，比較少有輔導機構來宣傳新的品種。

我教這麼久的書，教過的學生之中，有之前代理花蓮縣長 99 天

的蔡碧仲，⁴¹他現在是法務部政務次長。我以前在鄉下教書時，往往到了星期三下午，出席率就會降低，因為很多女同學被叫回家幫忙農事，像我妹妹就是。教書生涯之中，我已經很習慣遇到調皮的學生，反而對於不動不笑的孩子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學生，有些同事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比如記得有一位少年老成的丁老師，他看到學生爬樹，並不是一味地禁止，而是教導他們怎麼安全爬樹。還有一位姓信，名能格的信能格老師，他常剃光頭。他看到我們名字就問：「蔡永松，蔡永恭是你的什麼人？」蔡永恭是住在我們公厝那邊的同村人。後來信老師說了一句對我做人處事影響很深的話，他說「自大」加一點變成「自大一點」——就是「臭」字，「自大一點臭而不可聞也」，意思是叫人廣結善緣，我覺得很有道理。

跟我結婚超過60年的太太阿雲今年(2020)6月13日因病入院，到7月29日往生，我每天都去探視，只有一天因為自己鼻息肉開刀沒去看她。在加護病房的時候我問她：「阿雲，妳覺得這輩子我對妳怎樣？」她說，「你對我足好，我想欲轉去睡在你身邊……」，這句話讓我到現在想起來都痛哭流涕。太太嫁給我，實在很辛苦，因為我在教書，農事交給她，什麼事都要做，工作很多很辛勞。

太太過世前就立了生前契約，我把她的生前儲蓄用於醫療、治喪的費用做了統計表格，一目了然。過世前她的存簿有九十幾萬，醫療費、看護費、治喪費也都記錄下來，沒有用到孩子的錢。我很慶幸我在最後幫她做了SPA，花這3萬元，讓專門的人幫太太化妝後，讓她很漂亮地離開。1986年，我去日本玩，買了一條很漂亮的珍珠項鍊送給

41 蔡碧仲：2018年底由行政院指派擔任花蓮縣代理縣長，代理期間為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2月25日，計3個月。

她，當時要兩萬多元，太太帶起來非常的高雅、大方，本來這條項鍊找不到，後來也在她的衣服中找到了。她過世後，我們也在她的衣服口袋中找到一些現金，她的錢有時候也是隨便放，錢對她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呢？因為感念太太的辛苦，過去我參加公教退休人員的自強活動或社區發展協會、同學會的活動，我都會帶著太太，花費也由我支出，也許是這樣，她對金錢看得很淡。

我們唸臺東師範的同學，即使到現在過了六十幾年都還每年開同學會，只是型態有所改變。以前是大家輪流分區舉辦，兼安排住宿旅遊，但是現在因為交通方便，加上大家年紀都大了，所以就安排在高鐵附近的地方而不過夜，像今年的同學會預定11月要在臺北火車站附近的天成飯店辦。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外宿確實會增加風險，所以就儘量安排當天來回。到現在我的包包裡都會準備像舌下錠這樣的藥物，當做備而不用或緊急能救人都好。

我已經八十幾歲，看盡五塊寮的過去和現在，覺得最大的變化是人口老化，再來是人越來越少。像我有三個女兒，長女沒有結婚，和我住老家；二女兒原本在臺南，不過現在待在這裡做溫室的時間比臺南還多；三女兒則住在高雄鳳山。兩個兒子之中，長子在高雄，跟著他的三叔做牧草生意，他常常要去美國、紐西蘭、澳洲買草回來賣給牧場養牛。牧草運銷也有各種學問，有時候也必須要「chiⁿ（擠壓）」成粒狀或整捆，這也可以說是一項「特種行業」。么子就住在五塊寮，從我住的地方過馬路就是他家，之前他每天過來幫我量血糖，後來我跟他說一個禮拜量一次就好，不然太常量，量到過度緊張反而不好。

太太不在後，現在我的三餐主要是大女兒和二女兒負責，家裡常常才3個人吃飯，大女兒卻準備七、八樣菜，像辦桌一樣。我又不習慣剩太多，所以都會儘量吃完，自稱「老瓊（láu-khêng，因捨不得浪

費食物而撿拾剩菜飯食用的老人)」，這裡真的有人的名字叫「窮(音同「瓊」)」啊。其實我也不需要他們準備，只要翻翻冰箱，用微波、電磁爐或電鍋加熱，就可以飽餐一頓。湯的話，有段時間會買即溶湯品來沖泡，現在比較少了。

我們家的田園大概是從父母時代，他們只要有存錢就多少買下來的。受到父母的影響，所以當太太嫁過來以後，獲得她的同意後變賣了首飾，買了二分多的土地。現在，我早就把這些田園登記給小孩了，自己只留下一分一的地。太太留下來的四分多的地，本來想讓大女兒單獨繼承，後來想想，因為她沒有結婚，以後的照顧工作都會落到她弟弟的小孩身上，所以決定分成三份，正委請代書處理當中。現在我的長子有七分多地，么子有六分多地在做溫網室，這就是我對孩子們的土地分配。